列傳第五十五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世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

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
蹤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
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
校臣毎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
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
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
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
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
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徭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
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
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酋豪泣
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
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
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
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
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
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
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

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釁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為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惔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遣（無狀者讀無善狀）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杜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商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世姻也）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量

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絕
邪聲口出謟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
懲不軌令㠯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
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
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
言近禍豈敢隱忍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
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㠯忿其刺已以規爲
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㠯言幾陷死者再
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
㠯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

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
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
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
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郭鴻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
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音烏古文）規素悉羌事
志自奮劾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先
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
度幸無咎悔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
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
叛羌豫籌其事有該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

馬薤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目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病即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乃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歲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羌

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非眞心也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原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勢據大略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愚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讎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正嬙爲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爲夫人也今臣但賞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費巨億

有旋車完封爲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斑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請闕訟之會赦歸家徵

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强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言欲歸第

避仕宦之途也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討邪遂無所
問及當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淥逮規雖爲名將
素譽未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
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
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
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在事數
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
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
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
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
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冉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等也而災異
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
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
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
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虐賢傷善哀及無
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
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
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
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

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怍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出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大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蜀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

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蘇韃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鑪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鑪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以酒決地謂之酹音力外反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名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王原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交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

鮮卑聞奐法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相縣漢官儀曰烏丸校尉屯上谷郡寧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役祠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鑿等鑿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官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

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蚨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愼子曰騰蛇頁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蛇同也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大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大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官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長憚莫不許諾唯

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
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
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
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奐屈於熲稱曰州將焉足下仁篤照其辛
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爲白而州
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
寘寘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
入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

拍音片百反髀音步米弟反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也

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王

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音儻朗反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罹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也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良憐便爲魚肉言將爲人所吞噬也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頻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矣能守靜或死或徙奚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奚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奚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也如終沓而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寃朝殞夕下措屍靈帟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蚕數十緒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誡其子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脫去其囊以身親土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

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前妻大將軍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拿書水爲之黑下筆則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芝

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官者鄭衆封鄴鄉侯也）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奐被曹節等制使率五營士國殺陳蕃竇武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啜昌悅反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稱璽書詔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

虜以爲信然乃入追頻頻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
詐國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
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
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
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頻（漢官儀曰訟字公孫舉人也）乃拜
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
降散封頻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
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
種羌（姐音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頻將兵及湟中義從
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
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
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
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
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頻軍頻
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頻追之且
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
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
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
種九十餘口詣頻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
頻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

允街（允音鉉 街音階）殺略吏民頗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頗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頗軍使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懸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頗頗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更人守闕訟頗以千數朝廷知頗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頗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埶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頗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僇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頗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頗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頗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頗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頗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頗凡破西羌斬首三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

者萬餘落封頗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熊
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頗復追擊於鳥
鳥大破之（鳥音番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三
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
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
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
叛桓帝詔問頗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
張奐各擁强衆不時輯定欲頗移兵東討未識其
宜可參思術略頗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
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三萬許落善惡既分
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
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
之埶徒更招降坐制强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
以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埶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
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
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埶而久亂
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
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
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
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

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猶如凡也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建寧元年春潁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潁衆恐潁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令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潁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頻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子牒反謂市辰地十二連尸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种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潁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勑

軍費拜潁破羌將軍夏潁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潁曰傳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地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潁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潁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潁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觀進也虜復散走潁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谷潁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弃兵而走追之一日一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曾繭重胝也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潁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潁潁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傷敗曰衂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

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
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
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
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
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
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自橋門
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
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衝案奐爲漢吏身當武
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欲修文戢戈招降懷敵（懷惡皃也古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
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
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終叛至今爲
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
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
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
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

燧火餘木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御也維南子曰置中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頗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夏頗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果奔復聚射虎各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頗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頗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氊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

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甫
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
萬戶頻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
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與將
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
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
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中轉
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
夫再遷司隸校尉頻曲意官官故得保其富貴遂
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
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
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
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
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
球奏誅王甫并及頻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
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强上疏追訟頻功靈帝詔頻
妻子還本郡初頻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
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而威明然明並知名顯
賛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儷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亦皆山西人也）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是

奥審策馭遏嚚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叚追兩
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六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陳蕃　王允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檄錄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弃也傳讀符也音丁戀反後公府辟舉方正

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續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絜之士（璆音仇）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埏隧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黷煩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況乃寢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誰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

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喪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燿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願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

費計費量也鄙諺言盜不過五女謂以女貧家也今
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音匡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
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
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爲齊桓所脅以且聚而不御必
齊媵爲嫡楚女發居西宮而不見憐悲愁怨曠所生
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陽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
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
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
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
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使褒責誅
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
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
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蕃上疏諫曰臣
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
助祭以敦孝敬姤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
無放逸遊尚書各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
尚書無逸篇之言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
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
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
戢四方離赦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

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賣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而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緝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秉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弃

市又山陽太守翟超役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舊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冀讓淑忠戟五人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也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卜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說文曰悄悄憂心也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

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
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迫死有餘辜昔
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
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嘗有怠嫚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刃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宣見董宣傳未聞
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
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嗾訴陛下深宜割
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
五日壹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敷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
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
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帝得
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
疾蕃彌其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已下多
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瑨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
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
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

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桀皆醢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衞宏詔定古文尚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

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有阬占老相傳以爲表阬儒處也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閭天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笙簧也言讒人之口以喻笙簧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謹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鬚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周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爲君王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

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預注曰勃盛也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菽菽不足賈逵曰菽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禮告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恨猶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百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自足異門而出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前書爰盎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

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絲無德不報太傅陳
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忠孝之美德
冠本朝謇愕之操華首彌固齊宣王對閭丘卬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
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
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即就也臣誠悼心不知所
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
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
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
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爵祿不

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
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云食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
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
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
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
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
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
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

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頗頗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前書朔尚上書論之士鳳曰稱善者登進忤恨有誅傷也）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眺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蕣茯其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壞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迕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

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
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
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躍跋蕃曰死
老賊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
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
交人陳留朱震時爲鉦令（鉦縣屬沛郡）聞而弃官哭之
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
拉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
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
從事奏濟陰太守單臣臧罪并連臣兄中常侍車
騎將軍超桓帝收臣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
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
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
勢察情志違埃霧也（違避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
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
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寶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
乎伊望之業矣（懍懍有風采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

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天允字子師上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爲冠蓋
同郡郡沐之常曰[illegible]而[illegible]千里王
佐才也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駑馬先之遂與定交
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
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詣事官官因
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遂下獄死允送喪
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
者少無名行而大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
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

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弃允少好大節
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
以司徒高第爲待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
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
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
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
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
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
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
旬日閒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

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柸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覽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恕己不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免馮唐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毛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敢尚復為雲中太守晉悼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之絳門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戮絳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絳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睚音五懈反眦音士懈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

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
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
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
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
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
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
留洛陽朝政大小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
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
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
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

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
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
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
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
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
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
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
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曰霽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不

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故入賀也）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棱疾惡（棱威棱也力登反）初懼董卓狼狽故折節圖之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毋之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其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盡

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戩音翦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

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詬罵也音火豆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言賊劣如僮豎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

六夫毋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與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强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国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泰也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

於忘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賛曰陳蕃燕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謀雖合而冥運未符也言觀殄瘁曷非云亡殄盡也瘁病也言国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諱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

拙誅卓爲工波殺爲拙也

後漢書列傳陳蕃王　卷第五十六